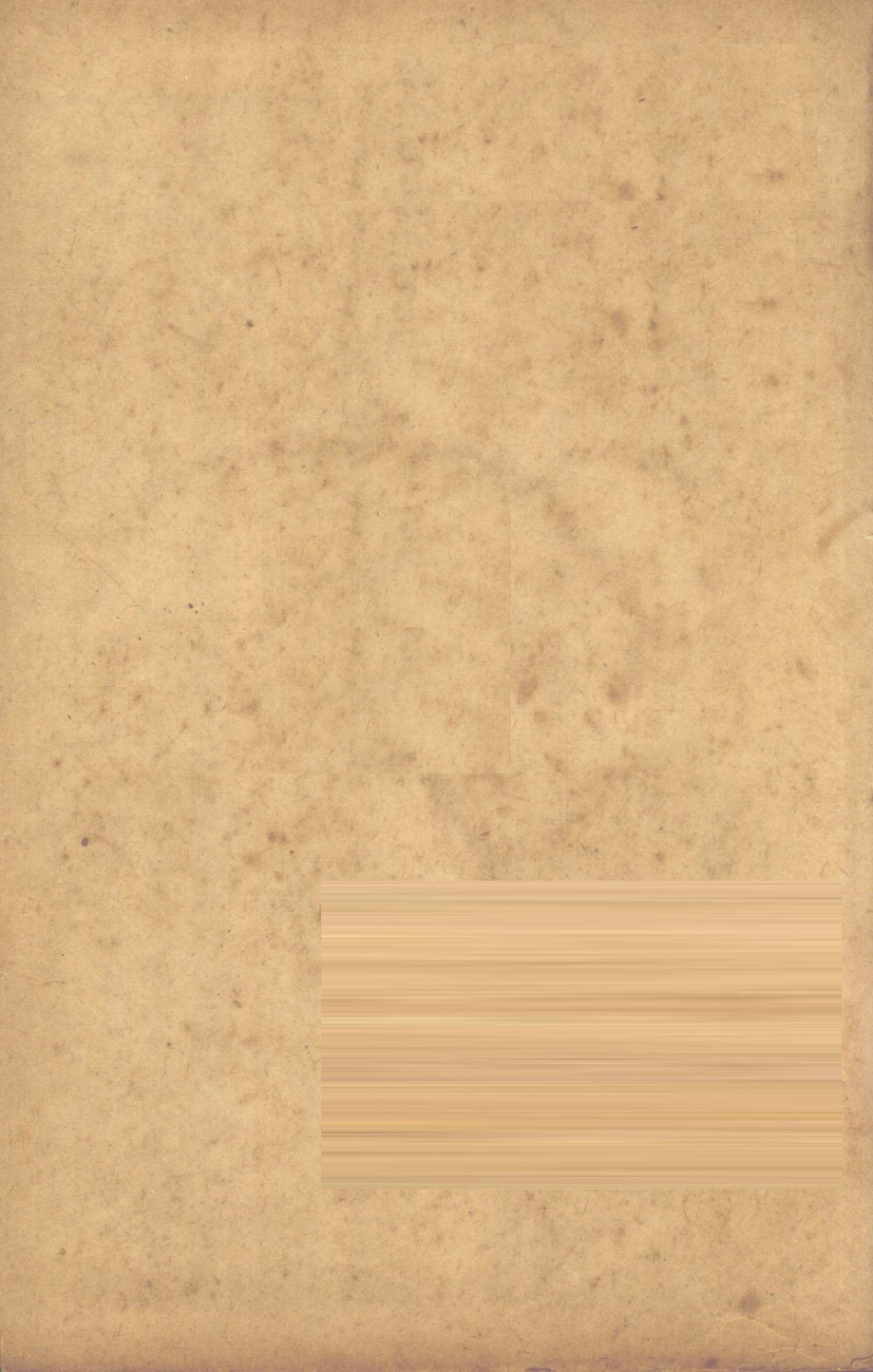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五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諸城劉奎松峯訂正

男劉秉錦濯西編釋

福山劉嗣宗南瑛參閱

正誤

正誤原自為一門。無庸另叙。唯於其引來正誤書中。無關緊要者。稍為節刪。斷按中煩碎不亮者。畧為裁訂。至於其間卓識偉倫。真足破千古之疑團。為醫門之法。律。又當奉為著鑑。而瑕瑜不相掩矣。編正誤。

傷寒例正誤

陰陽大論云。冬時嚴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中而即病者。名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瘟病。至夏變為暑病。

成註內經曰。先夏至為溫病。後夏至為暑病。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

正誤按十二經絡。與夫奇經八脉。無非營衛氣血。週布一身。而榮養百骸。是以天真元氣。無往不在。不在則麻木不仁。造化之機。無刻不運。不運則顛倒仆絕。然風寒暑濕之邪。與吾身之營衛。勢不兩立。一有所干。疾斯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斃。

所言冬時嚴寒所傷中而即病為傷寒。不即病者。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夫風寒所傷。輕則感冒。重則傷寒。即感冒一症。風寒所傷之最輕者。尚爾頭痛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聲重。痰嗽喘急。惡寒發熱。當即為病。不能容隱。況冬時嚴寒所傷。非細事也。反能藏伏過時而發耶。且言寒毒藏於肌膚之間。肌為肌表。膚為皮之淺者。其間一毫一竅。無非營衛經行所攝之地。即感冒些小風寒。尚不能稽留。當即為病。何況受嚴寒殺厲之氣。且感與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隱者。即以此推之。必無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裡分明。所謂未入於腑者。邪在經也。可汗而已。既入於腑者。邪在裡也。可下而已。果是寒毒藏於肌膚。即或過時而發。邪氣猶然在表。治法不無發散。若治瘟疫熱病者。仍執肌膚在表之邪之說。一投發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松峯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等說。雖四大家。如李東垣輩。言瘟疫亦宗其說。故振古以來。習見習聞。無人敢駁。亦未有能駁者。自又可先生起而正之。隨令瘟疫理鮮。大白於世。其卓識確論。仲景後一人而已。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症。因症相參。然後始有病名。稽之以脉。而後可以言治。假令傷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今熱病以病症而立名。上文所言暑病。反不若言熱病者。尚可模糊。若以暑病為名。暑為病邪。非感盛夏之暑。不可以言暑。病若言暑病。乃

原本然
另作
一節今
接之

是香需飲之証。彼此豈可相混。凡客病感和重。則病甚。其熱亦甚。感和輕。則病輕。其熱亦微。熱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輕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時亦有病重大熱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輕熱微。不藥而愈者。凡溫病四時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時又次之。但可以時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時令分熱之輕重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應煖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過者。或未應至而至者。此成病氣也。

正誤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變易。此天地四時之常事。未必為疫也。瘟疫乃感天地之戾氣。非寒非暑。非煖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交互錯雜之變。不順常道猶謂之變易之謂之氣。乃天地別有一種戾氣。多見於兵荒之歲。去聲歲亦有之。但不

甚耳。上文所云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正為時行之戾氣。雖不言瘟疫。而瘟疫之意已寓其中矣。蓋緣不知戾氣。只以交錯之氣為瘟疫耳。殊不知四時之氣雖變易於其間。及其所感之病。終不離其本。氣即如正二月應暖。偶因風雨交加。而多寒。所感之病。輕則為感冒。重則為傷寒。應重感冒風寒之法治之。但春寒之氣終不若冬時嚴寒。殺厲之氣為甚。投劑不無有輕重之殊。此即應至而不至。至而不去。

之謂也。其不離乎本氣者一也。又如八九月適多風雨。偶有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終不若冬時之殺厲之氣為重。此即所謂未應至而至者也。其不離乎本氣者二也。即冬時嚴寒倍常。是為至而太過。所感亦不過即病之傷寒耳。其不離乎本氣者三也。至於夏月時而多風雨。炎威少息。為至而不及。時而多亢旱。燂石流金。為至而太過。太過則病甚。不及則病微。至於傷暑一也。其不離乎本氣者四也。豈可以不離其本氣之病。而慢指為瘟疫乎。

松峯曰。此篇初讀之。並不知意旨之所在。再三披閱。始知不過言春溫夏熱。秋涼冬寒。縱因風雨陰晴交錯。致疾。不過本氣自病。不得指為瘟疫而已。第其行文不亮。故令人乍看不省耳。至於其議論見解。絕無可疵議也。茲不過增刪順叙其文辭。以意逆志。俾作者之心。皎然大白於天下。有識者自能辨之。

其冬時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

正誤此即未應至而至也。暖氣乃春夏之氣。冬時本不應至。茲乃至。按既云冬傷於寒。至春變為瘟疫病。

今又以冬時非節之暖為冬溫。一感於冬寒。一感於冬溫。一病兩名。然則脉症治法。又何似耶。彼夫春寒秋熱。得冬夏之偏氣。倘有觸冒之者。固足以成疾。亦只可云感寒傷暑耳。未可以言疫也。若夏涼冬暖。轉得春秋之和氣。豈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見傷寒中暑。未嘗見傷溫。和而中清涼也。溫暖清涼。尚未必為病。

溫

又烏可以言疫哉

松峯曰通篇不過駁其冬暖不足致疾之說但余所經歷者冬有非節之暖來年四五月間必有瘟疫已驗過數次矣至於當時即溫病者殊少見

春分後至秋分天暴寒此皆時行寒疫也三四月或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為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暑相似但有殊耳

將數句

正誤按四時皆有暴寒但冬時感嚴寒殺厲之氣名傷寒為病最重其餘三時寒微病亦微又以三時較之盛夏偶有些小風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是傷寒為病重於冬而畧於三時至夏而又畧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陽氣所弱云云者則反見夏時感寒為重而冬時感寒為輕矣豈不於理大違乎又春夏秋三時偶有暴寒所著與冬時感冒相同治法無二但可名感冒不當另立寒疫之名諸家瘟疫正誤

雲岐子傷寒汗下不愈過經其症尚在而不除者亦為瘟疫病也如太陽病汗

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浮者太陽瘟疫病也

此下五經放錄

正誤按傷寒叙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為傳經盡七日後傳太陽為過經雲岐子所言傷寒過經不愈便指為瘟疫病竟不知

三兩句
將雲岐
子駁倒
不繁言

而解矣
瘧但
可浮
越不可
言傳
此處必
有差落
姑仍其
舊

係小字原
雙行若
註解式
今換作
大字仍
添正誤
冠首始
與前後
一倒妙
絕千古
莊亦謬

傷寒瘟疫。自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終變為瘟疫者。瘟疫自內達外。何有傳經。凡傳經即傷寒。非瘟疫矣。

注云 愚謂溫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瘟疫氣。則為瘟疫。原註此叔和之更言非仲景論此說又

遇溫熱氣。此句便是即為瘟疫。熱比溫尤重故也。但冬傷於寒。至春而發。此說又

屢不感異氣。名曰溫病。此病之稍輕者也。更遇溫氣。變為溫病。又頭上安頭了此

病之稍重者也。傷寒例以再遇溫氣。總是不過如是且安有如遇溫氣便已成病再遇亦

在情名曰瘟疫。此老並不懂瘟疫二字疫者役也如儒役之役總又有不因冬傷於

寒。至春而病瘟疫者。此感春溫之氣。名春溫。與冬之傷寒。秋之傷溫。夏之中暑相同也。

正誤。按陰陽大論。四時正氣之序。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今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

若感秋涼之氣。亦可名秋涼病矣。春溫可以為溫病。秋涼獨不可為涼病乎。第以

涼病似覺難言。勉以溫病搪塞。既知秋涼二字碍口。反而思之。則知春溫命名殊

為謬妄矣。

松峯曰。此只駁得末節春溫之說。餘皆置無論。今代為按節駁雙行註於其

下。

以此觀之。是春溫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為溫病者。有溫病未已。再遇溫氣而為瘟疫者。有重感溫氣相雜而為溫病者。有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

歷指歷
言誤言
瘟疫之
情弊

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者此三者皆可名為溫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源之不同也

正誤凡病各有因如傷寒自覺觸冒風寒傷食自覺飲食過度各有所責至於瘟病乃伏邪所發多有安居自養倏然而發詢其所以言之故無處尋思求感受之由且自不覺故立論者或言冬時非節之暖或言春之溫氣或言傷寒過經不解或言冬時伏寒至春乃發原註此出自素問乃漢人所誤晉王叔和又以述傷寒例蓋順文之誤也必溫病原註此亦漢人所誤其言和氣乘虛而入固當然又有童男室女以無漏之體而感溫者彼亦豈不藏精也耶又見冬之瘟疫與春夏之瘟疫症相同治法無異隨以冬時非節之暖牽合而為病源不思嚴寒酷暑因其鋒利人所易犯故為病最重至於溫暖及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發育氣血得之而融和當此肅殺之令權施仁政未有近蒙其害者竊嘗考之冬時未嘗溫暖亦有瘟疫即或暫時溫暖雖有瘟疫感瘟之由亦無確據既不過猜疑之說烏足為定論耶或言感三春當令之溫氣為瘟疫夫春時自應溫暖責之尤覺無謂或言溫病後感溫氣而為瘟疫正如頭上安頭或言傷寒後過經不愈為瘟疫則又指鹿為馬活人又以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為夏溫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為秋瘟轉屬支離陶氏又以秋感溫氣為秋溫明是雜症叙瘟者絡繹議論者各別言愈煩雜而本源愈失使學者反增亡羊之感矣

開口便
鋪冬傷
於寒者
為何因
暑氣而
發為熱
病乎絕
理不在情

活人書曰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為熱病治與傷寒同有汗宜桂枝無汗宜麻黃如

煩躁宜大青龍然須用加減夏至前桂枝加黃芩夏至後桂枝麻黃大青龍加知母

石膏或加升麻蓋麻桂性熱夏月服之必發斑黃熱病三日外與前湯不瘥脉仍數

邪猶在經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夏至後代桂枝症用若加麻黃可代麻黃青龍

湯症也若月至夏為晚發傷寒梔子升麻湯亦暫用之原註王宇泰述萬歷

咸暑病熱一太學新讀仲景書自謂知醫投以桂枝湯入腹即死大

抵麻桂二湯隆冬正傷風寒之約施之溫病尚且不可況熱病乎

正誤按活人以溫熱病用桂枝雖加涼藥終未免有發散之誤不危幸也豈止三

日外與前湯不瘥脉勢仍數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為半裡之症且言邪氣猶在

經絡仍用桂枝石膏湯至死無悔設蓋不識瘟疫之源是以不知用藥耳王宇泰

及王履非之甚當是以不用麻桂賢於活人遠矣

松峯曰古人以麻桂治瘟疫看來亦心知其未穩故不得已而以麻桂青龍等

湯中加涼藥以補救之是古人亦有未到處使見我又可先生用達原飲等湯

治法當必與然自失矣

又曰晚發二字是仍有冬時寒氣藏於肌膚之說橫在胸中故言所藏之寒不

早發於冬春而晚發於夏也非又可一正其誤又安能破千百年之痼疾乎

春溫 活人書曰春應溫而清氣折之責邪在肝 陶氏曰立春後至夏至前不惡

春溫 活人書曰春應溫而清氣折之責邪在肝 陶氏曰立春後至夏至前不惡

春溫 活人書曰春應溫而清氣折之責邪在肝 陶氏曰立春後至夏至前不惡

寒而渴者為溫病。

夏溫 活人書曰。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陶氏曰。交夏至有頭痛發熱。不

惡寒而渴。此名溫病。愈加熱者為熱病。

秋溫 活人書曰。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頭痛

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名濕病。

冬溫 活人書曰。冬應寒而反大溫折之。責邪在腎。丹溪曰。冬溫為病。非其時有

其氣。冬時嚴寒。君子當閉藏而反發泄於外。專用補藥帶表藥。

正誤。按西北高厚之地。風高氣燥。濕症希有。南方卑濕。更遇久雨淋漓。故傷濕之

症。隨時有之。不待交秋而後然也。推節菴之意。蓋既以為至春為溫病。至夏為熱

病。至秋似不可復言溫。熱只得勉以濕症抵搪。抵搪塞但濕為雜症。不得借來混淆

也。唯其不知瘟病四時皆有。故說到冬時。隨付之不言。宇泰因見陶氏不言。乃引

丹溪非其時有其氣。以補冬瘟之缺。豈知冬時交錯之氣。寔不可以為冬溫也。

其言四時之溫。蓋不知瘟之源。故春責清氣。夏責寒氣。秋責熱氣。冬責溫氣。殊不

知清寒熱溫。總非病瘟之原。且以四時專令之臟而受傷。如所謂春夏秋冬。責邪

在肝心肺腎之說。其談理拘執。不但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矣。

缺妙妙
層駁去
可謂情
盡致
非反無
事妙妙

中紙定價六元

書

三

本

馮

氏

錦

囊

分

四

函

洋紙定價四元

得	均	編	不	古	乃	於	家	者	分	浮	霸	立	於	見	此
善	攷	奉	特	今	引	大	治	則	門	文	術	方	內	醫	書
本	數	為	初	之	用	方	法	每	類	者	蓋	務	難	道	為
校	確	圭	學	學	古	之	每	類	其	所	其	以	仲	之	清
對	當	臬	者	說	書	外	多	中	中	能	學	固	景	不	初
精	讀	者	在	于	證	即	小	各	最	望	深	本	之	振	馮
審	之	也	所	一	以	有	分	有	足	其	養	保	書	故	楚
印	益	此	必	爐	治	兼	科	大	為	項	到	元	而	極	膽
以	不	外	讀	貫	案	及	而	小	醫	背	非	為	折	力	先
行	淺	又	即	大	旁	者	著	參	界	也	若	主	衷	研	生
世	本	有	已	小	搜	均	書	合	別	全	後	純	於	究	所
凡	局	症	成	之	博	簡	者	一	開	書	之	用	薛	其	著
有	不	疹	者	治	採	而	亦	節	門	凡	著	王	立	作	先
志	惜	及	亦	法	致	不	每	是	徑	四	書	道	齋	此	生
醫	重	藥	當	為	察	詳	別	也	大	十	立	而	張	書	深
學	價	性	手	一	精	先	幼	大	放	七	說	不	景	也	於
者	採	二	置	轍	詳	生	科	凡	光	卷	膚	雜	岳	取	文
當		門	一	此	溶			醫	明	各	率	以	故	原	學

張仲景全書

每部八本
定價一元

張子和儒門事記

每部六本
定價一元二角

何夢瑤醫編

每部八本
定價一元

齊南堂醫案

每部六本
定價八角

巢氏病源

每部八本
定價一元

留意焉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五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諸城劉奎松峯著輯

男劉秉錦濯西纂述

福山劉嗣宗南瑛參閱

諸方

雄黃丸

治瘟不相染

明雄

研一兩

丹參

赤小豆

炒熟

鬼箭羽

各兩

共為末。蜜丸梧子大。每日空心溫水下五丸。

避瘟丹

燒之能避一切穢惡邪氣

蒼朮

乳香

甘松

細辛

芸香

降真香

等分

糊為丸。豆大。每用一丸。焚之。良久又焚一丸。畧有香氣即妙。

福建香茶餅

能避一切瘴氣。瘟疫傷寒穢氣。不時噙化。

沉香

白檀

各一兩

兒茶

二兩

粉草

五錢

麝香

五分

冰片

三分

共為細末。糯米湯調丸黍米大。噙化。

透頂清涼散

凡遇時令不正。瘟疫流行。人各帶之。或嗅鼻。可免侵染。

白芷

細辛

當歸

明雄

牙皂

等分

共為細末。磁瓶貯。勿洩氣。用時令病者噙水口內。將藥嚙鼻。吐水取嚏。不嚏再吹。

瘰癧方止。已患未患者皆宜用。

神聖辟瘟丹

蒼朮君倍 香附 羌活 獨活 甘松 三奈 白芷 赤箭

大黃 雄黃各等分

共為末。糊丸彈子大。黃丹為衣。晒乾。正月初一。平旦焚一炷。辟除一歲瘟疫邪氣。

老君神明散 避瘟疫

蒼朮一兩 桔梗二兩 細辛 附子炮去黑皮各一兩 烏頭皮去

共為細末。帶於身邊。可免瘟疫。不可服。

藜蘆散 一名赤散 辟瘟疫

細辛一兩 藜蘆 躑躅 乾姜各一兩 丹皮 皂角各一兩 桂枝一作

附子 硃砂一作真珠另研各六兩

共為粗末。絳囊係臂上。男左女右。覺病作。取藥末少許。納鼻中。嫌分兩多。和時四

分之一。亦可。後皆倣此。

務成子螢火丸 主辟瘟疾惡氣。百鬼虎狼蛇虺蜂蠆諸毒。五兵白刃盜賊凶害

皆避之。

螢火虫 鬼箭羽去皮 蒺藜 礬石各一兩 雄黃 雌黃各二兩 麝羊角

鍛灶灰

錘柄用斧頭木燒焦各兩半

共為粗末。以雞子黃。雄雞冠一具。和之如杏仁大。紅紬縫三角囊。盛五丸。帶左臂上。仍可掛於門戶。

屠蘓酒

大黃

株十五

白朮

株十

桔梗

株十五

川株

十五株

防風

六株

烏頭

六株

桂枝

株十五

薤白

六株

乃今之二錢

半廿四株為一兩

入紅袋中。於臘月梅日。懸井中。毋著水。元旦出。藥入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

之。先自小者飲起。飲三朝。若每年飲。可代代無病。內外井中。宜悉著藥。忌猪羊牛肉。生葱。桃李雀肉。

辟瘟丹

蒼朮

紅棗

和丸燒之

又方

時瘟疫流行。水缸內。每早投黑豆一握。全家無恙。

五更潛投黑豆大握於井中。勿令人見。飲水家俱無恙。

入病家不染方

香油和雄黃蒼朮末。塗鼻孔。既出。紙條探嚏。如無黃朮。即香油亦可。飲雄黃酒一

孟或止抹雄黃於鼻孔即妙。

瘟病不染

五月五日午時多採蒼耳嫩葉陰乾收之遇疫時為末冷水服二錢或水煎舉家皆飲能辟邪惡。

避瘟良方 瘟疫盛行車前子隔紙焙為末服即不染。

瘟疫不染方 將初病人貼身衣服甑上蒸過合家不染。

又避瘟方 入瘟家以麻油塗鼻孔出再取嚏則不染。

避瘟方 以桃葉上虫搗爛凉水調服瘟疫不染。一方止用桃虫蠹屎疑作屎。

又方 以赤小豆糯米浸水缸中每日取水用。

又方 以貫仲浸水用之或蒼朮浸水用。

斷瘟法 蜜以艾炙病人床四角各一壯勿令人知不染。

凡入瘟疫家常以雞鳴時默念四海神名三七遍百邪不染。

東海神阿明 西海神巨乘 南海神祝融 北海神禺强

每入病室存心念三遍勿出口。

雄狐屎 在山中石上或燒之辟惡去瘟疫。

茵陳烏梅湯 治瘟疫。

九九盡日。茵陳連根採。陰乾遇瘟起。每一人用茵陳五分。烏梅二個。打碎。水二盅。煎八分。熱服。汗出即愈。

赤豆避瘟法

正月七日

用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舉家皆服。男十粒。女廿粒。瘟則遠避。

姜酒避瘟法

凡遇瘟疫行時。出門須先飲燒酒一盃。回家時仍再飲一盃。然後食別物。但無至醉。不能飲者。出入可食姜蒜。或以塞鼻真。

神砂避瘟丸

神砂一兩研細。白蜜和丸。麻子大。以太歲日。或平旦。一家皆向東方。用井花冷水。

各吞廿一丸。永無疫患。忌葷一日。

一方 元日更以紅棗。祭五瘟畢。合家食之吉。

一方 正月上寅日。取女菁草末。三合絳袋盛掛帳中。能避瘟。

避瘟殺鬼丸 如要少做。或四分之一。或改作兩錢。皆可。一方有空心。青鱉甲作龜用。

雄黃

雌黃各三山甲

龍骨 鱉甲

蜆皮

川芎

禹餘糧

各二

真珠酌加羚羊角七

虎頭骨七

樗雞十五枚

如無以羌

東門上雄雞頭

一枚

共為末。蜡熔為丸。彈子大。每正旦。病家門口燒一兩丸。並每人帶一丸。男左

疫癘二症合編

卷五

三

震

女避疫殺鬼並吊喪問疾皆吉

太蒼公避瘟丹 凡客舍旅館久無人到積濕積邪容易浸人焚之可以遠此五六

月終日焚之可以避瘟

蒼朮 一斤 台芎

黃連

白朮

羌活

各八兩

川芎

草烏

細辛

柴胡

防風

獨活

甘草

藁本

白芷

香附

當歸

荆芥

天麻

官桂

甘松

乾姜

三奈

麻黃

牙皂

白芍

各四分 麝香 二分

共為細末揉入艾中紙捲點之

一方 除夜將家中所餘雜藥調和成焚之並焚蒼朮可避瘟疫

一方 除夜有行瘟使者降於人間以黃紙朱書天行已過四字貼於門額吉

一方 懸掛馬尾松枝可免瘟疫

一方 天行時氣宅舍怪異并燒降真香有驗

一方 兜木香燒之去惡氣除病瘟座兜渠國

一方 燒青木香董陸安息膠香可避瘟疫

燒香避瘟 樞密王博文每於正旦四更燒丁香避瘟

入病家不染 用舌頂上腭努力閉氣一口使氣充滿毛竅則不染

避瘟丹 燒之避瘟邪氣